

《六祖壇經》第十九講。

經文第三十二頁，倒數第三行最後一個字。

【但聽依法修行。】

從這個地方開始。我們在這一章裡面，看到的三十六對所謂天然佛法，這裡面的意思有相當的深度，到後面我們再來詳細的討論。今天，我們現在接著看經文。前面大師告訴我們，如果外面著相，就是著相求法、著相求一心，或者是著相修明心見性，乃至於著相去建道場度眾生，祖師告訴我們，「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」，這在禪宗裡面說；要是在淨土裡面講，那是累劫都沒有辦法得一心往生西方世界。這個道理是一樣的。

下面，大師非常之慈悲，給我們開導說，『但聽依法修行』，這「依法」兩個字很要緊，依法就是如法，依據佛法的理論與方法來修行。「行」，當然最重要的是心行，這一點我們要特別注意到，所謂心行就是起心動念，修是修正。這個起心動念，我前天在高雄講演，有一位同修在講席當中提出一個問題，他問修淨圓覺心要從什麼地方下手？還有一點就是《楞嚴經》裡面所說的「反聞聞自性」應當如何的修法？這些問題都是說到實際上修行的問題。我們在本經裡面，六祖大師在「傳香懺悔章」裡面，將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完全揭示給我們，我們在講座裡面也講得很清楚。在此地我再一次重複的提一提什麼叫「依法修行」。

「傳香章」裡面一共是有五段的意思。第一段是要我們建立自信心，這是非常之重要。具足信心之後，先要做修行的準備工作，那就是懺除業障，這是做預備工作。我們在《圓覺經》裡面看到修

行的方法，那就是二十五輪。二十五輪裡頭有一個共同之處，就是斷煩惱，跟六祖大師揭示我們的懺除業障完全是同樣一個意思。業障懺除之後，要發願。發願得發自性四弘誓願，這個詳細的都不必說了，前面都曾經講過。有願才能夠導行，我們修行就有了方向、有了目標了。真正修行，那就是所謂的怎樣反聞聞自性，怎麼個反法？如何返妄歸真？這就講到三皈依了。這個問題，我在講席裡頭常常勸勉大眾，佛法是要真實的去修，不是在口頭上做功夫，也不是在文字、知見上用功夫，那就是都走錯了方向。所謂反聞，反是回來，聞是講的耳根的聞性。經裡面，像《楞嚴經》，前面則是用眼根來做代表，眼根那就是講的見性，旋見。

我們在三皈依裡講皈依，皈就是回來，依是依靠，回來就是旋復的意思，就是返的意思，返回頭來的意思。從什麼地方回來？在以往，我們都迷在六塵境界裡面，迷而不覺，現在我們從迷這一面再回來，這一回來就覺了，就不迷了。皈依佛就是皈依覺，就是從迷回到覺悟，這叫皈依佛，就是從迷反過頭來依靠悟。皈依法，法是正知正見，我們從往昔邪知邪見裡面回來，回來之後皈依正知正見。僧是清淨的意思，從前我們是為五欲六塵所染污，現在我們從染污那個地方回過頭來，皈依為清淨，六根清淨，一塵不染。

修行的法門，佛門裡頭常講有八萬四千之多，但是這一個法門是八萬四千法門裡面的根本法門。所以說「但聽依法修行」，六祖大師給我們開導的也是開導我們根本法門。如果說根本都沒有做好了，其餘的是一迷到底，這一點希望大家要特別的注意。這就好像蓋房子一樣，這是打地基，如果你地基沒有，地基不堅固，你這上面完全蓋不成。修行也是如此，三皈依的根本法而不能夠修學，沒有成就，你所有的修為都叫做盲修瞎練。

這個三皈，我又重複說一遍，你是不是反迷皈依覺了，是不是

反邪皈依正了，是不是反染皈依淨了？我們早晨在佛菩薩面前念三皈依文，是提醒我們，我們今天一天起心動念，待人接物，處理一些事情，是不是覺而不迷、正而不邪、淨而不染，有沒有做到？這叫真修行，這叫真正用功夫。晚課在佛菩薩面前念三皈依是反省，我們今天這一天是不是都做到了？這在修行法門裡面是根本法，五乘佛法統統不例外。換句話說，從初發心到等覺菩薩，都不能夠離開三皈依，離開了三皈依就不是修行了，這不是佛門裡面的修行，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到。我們今天在此地又聽到六祖大師告訴我們，要依法修行。

【又莫百物不思。】

『莫』就是不可，不能夠什麼念頭都沒有了，這個不可以。什麼念頭都沒有了，這就變成無想定。無想定，諸位要曉得，雖然得禪定了，這個禪定是屬於四禪八定之一，是世間禪定，什麼都不想了，他的果報在無想天。這個境界裡面，跟諸位說，是增長無明。佛法是要破無明、斷煩惱、開智慧，這是佛法的修學。我們雖然是煩惱不起現行了，但是不能長智慧，永遠封閉在無明的範圍之內，這是錯誤的。所以說又不可以『百物不思』，「百物不思」就是什麼都不想，這個是錯誤的。為什麼？底下說明了。

【而於道性窒礙。】

這就是我剛才講的，封閉在無明的範圍之內。『道性』，「道」是菩提大道，「性」是法性、是佛性，是一切萬法的本性。本性活活潑潑，哪裡會有『窒礙』？「窒礙」就是障礙，唯有在無明範圍之內，這才發生這個障礙。

【若聽說不修。】

『聽說』是你聽聞佛法，譬如諸位在此地聽了這麼久的《壇經》，我們再一次這個《壇經》就圓滿了，這是你聽法。可是你聽了

怎麼樣？聽了你沒有修，你對於這裡面的意思還是不明白，沒有能夠依照這個方法來修行。

【令人反生邪念。】

聽說不修，你這種知見，這是古人所謂是記問之學，我聽說佛法講的哪些道理，你是聽得來的，你在這書本上看得來的，你沒有去修。沒有去修，你所聽來的、你所看來的都是『邪念』。為什麼說是「邪念」？因為你還是迷而不覺、邪而不正、染而不淨，你想想看，是不是邪念？這是我們要從根本上去著眼。我們細細想想，果然不錯，我們並沒有破迷開悟，並沒有反邪歸正，並沒有反染為淨。那你看看前面，「百物不思」，增長無明；「聽說不修」，增長邪見，這個地方「反生邪念」就是增長邪見。祖師實在是慈悲之極。我平常在講席裡頭常常提醒大家，佛法實實在在像開經偈所說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一旦要遇到了，我們就應當要發心、要留意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這個願解如來真實義不是我們想一想就能夠得到的，也不是說我們多多的看經、多多的聽經就能夠得到的，不是的，一定要依法修行。依法修行你才能夠親證到這個境界，這就是解佛的真實義，這個才是悟道、證道。

【但依法修行。無住相法施。】

此地跟我們講布施，菩薩法裡面，雖然我們講六度，或者講十度，特別是在初學的這一個階段，六波羅蜜裡面，布施非常重要，忍辱非常重要。你們諸位去看《金剛經》，佛在《金剛經》裡面就特別強調這兩種的修行法。這個法布施，諸位要曉得，前面跟大家講的依法修行就是法布施。那也許大家會懷疑，我依法修行，修的是我自己，那怎麼叫布施？首先你要明瞭，你自己一個人也叫眾生。何以故？這個眾生的本意，前面跟諸位說過，是眾緣和合而現的妄相。我們的身相是四大和合所現的，我們的心相是受想行識四蘊

和合而現的；換句話說，我們眼前這個身心是四大五蘊眾緣和合而生的幻相。因此你依法修行就是度自性眾生，這是度眾生，你依法修行就是法布施。這一點做到了，然後我們再把佛法的理論、修行的方法、佛菩薩的教學將它推廣，令一切眾生個個都有聞法的機緣，人人都有在這一生也能夠依法修行證果。這種功德，像一切大乘經裡面所說，無量無邊不可思議，因為這個功德是稱性的功德。可是在修學的時候，無論是自修、無論是利他，都要注意到無住，正如同《金剛經》裡面所講的，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這就是此地「依法修行，無住相法施」。

【汝等若悟。】

祖師說，你們大家如果是悟了，覺悟了。

【依此說。】

依照六祖大師在《壇經》裡面所講的這些道理、所講的這些方法。

【依此用。】

把這些理論方法運用在自己日常生活當中。

【依此行。】

『行』就是修正我們身語意三業的行為，這個就是『依此行』。

【依此作。】

『作』是起作用，自行化他。都不離開這些道理、這些方法。

【即不失本宗。】

這個『本宗』，狹義的來說，就是指達摩祖師傳來的禪宗。這一宗是有師承，而且師承記載得清清楚楚，是由釋迦牟尼佛傳給大迦葉，由迦葉尊者一代一代二十八傳到達摩祖師。達摩祖師到中國來，成為我們中國第一代祖師，六傳是惠能大師。可見得這個師承

清清楚楚。這就是「不失本宗」，是釋迦牟尼佛這種教學一脈相承。這幾句話的開示對我們，特別是對我們初學人來講，非常之重要，老修當然也非常重要。諸位要曉得，如果我們初學的人一入佛門就能夠覺悟這些道理，就覺悟這種方法，能夠依照這個道理方法來修行，那我可以說你是多生多劫修得的了不起的善根。為什麼？因為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得到的，這是真正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緣。也真正像開經偈講的「百千萬劫難遭遇」！一旦遇到了，自己要好好的珍惜，要珍重、要努力，因為你這一生決定有了不起的成就。下面這是講教學。前面也曾經跟諸位說過，這個教學是教相當有程度的人。

【若有人問汝義。】

這個『義』就是佛法的大義，或者問你宇宙人生的道理。

【問有將無對。】

他要『問有』，你就答覆『無』。

【問無將有對。問凡以聖對。問聖以凡對。】

你看看，這個對答完全從問的這個人他所提出問題的反面來答覆他。這種答覆，給諸位說，答覆即是無答覆。他的用意在哪裡？就是底下這兩句話：

【二道相因。生中道義。】

目的在此地。換句話說，不是答覆他的問題。為什麼不答覆問題？因為根本沒有問題。他提出這個問題，這是迷惑。他迷在什麼地方用不著去解釋，要緊的怎麼樣？要緊是把那個迷給他點破，這是要緊的，真正是破迷開悟。禪家這些方法都是諸佛世尊破一切眾生迷惑顛倒的手法，這個法子妙極了。所以我們世間人好像看到這些問題，那真是一笑置之，這個就是所謂是「下士聞道，哈哈大笑，不笑不成為道也」，他不曉得這個用意之所在。用意不是答覆問

題，是破人迷關的。

什麼叫『二道相因，生中道義』？這一點我們要回頭來看看《般若經》裡面。諸位要曉得，佛講《般若經》時間是最長久，講了二十二年。我們知道，釋迦牟尼佛當年示現在這個世間，雖然世壽是八十歲，這個八十歲要照現在我們來計算，實足年齡是七十九歲，佛講經三百餘會，說法四十九年。四十九年當中，他老人家講《般若經》所佔的時間是二十二年，幾乎佔了一半。由此可知，《般若經》在整個佛法上是最重要的一個部門。在《大智度論》裡面，這個《大智度論》是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的註解，《大論》在四十三卷裡面有這麼一段話說，「常是一邊，斷滅是一邊」，它是相對的，離二邊就是中道。實際上中道有沒有？中道沒有。二邊都離了，我們就叫它做中道。如果你要執著有個中道，那就錯了。諸位要是懂得這一點的意思，這個中道就是般若波羅蜜。

我們拿前面這幾句話來說，有是一邊，無是一邊，他來問有，你答覆無，用無來除掉他的有，他執著有。譬如人家來問，是不是有佛？你就可以答覆他無佛；如果那個人說，是不是無佛？你答覆他有佛。因為問的人他有執著的病，執著就是病，你用這個反面的話無非是破他的執著而已。可是這個執著破了之後，譬如他執著有，祖師說無來答覆他，無破了有執，破了有執之後，這個無也不能夠執著。現在一些人讀誦經論始終沒有辦法破執著，他的病在哪裡？譬如原先執著有，佛說無，於是他有不執著了，有不執著反過來執著無。實際上這些情形我們在「參請機緣」這一章裡面都見到過。

以《涅槃經》為例子，一般人執著沒有佛性，所以佛說佛性是常。佛說有佛性是破一般人執著他無佛性來講的。可是學佛的人學了《涅槃經》之後，他又執著有佛性，佛性是真、是常。你有真常

這個執著，錯了。而六祖大師說佛性無常。我們表面上看起來，六祖所說的跟佛所說的完全相違背。但是六祖與佛是一個意思，異曲而同工，佛說這個話意思在破眾生執著，六祖所說的也是在破眾生執著，這是前面我們已經給諸位講過了。這個就是「二道相因，生中道義」，著重在生，你要是能生中道，這個生就是開悟。換句話說，祖師這些言說都是誘導我們開悟的，不是給我們解答問題的，不是我們問一樁事情，他詳詳細細給我們講解，給我們答覆這個問題，不是。因為那些問題可以說都是雞毛蒜皮，都不是要緊的事，要緊的事情是叫你開悟。「二道相因」這是一個很巧妙的方法，會的人就在這個方法當中恍然大悟。這個就是此地講的「生中道義」。所以我們開悟太重要了。底下說：

【汝一問一對。餘問一依此作。即不失理也。】

這個『理』就是叫他開悟的這個道理，叫他開悟的這個辦法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底下，祖師是怕我們不會，所以再舉例給我們說。

【設有人問。】

『設』是假設，假設有一個人來問你。

【何名為暗。】

什麼叫『暗』？那你就可以答覆他：

【答云。明是因。暗是緣。明沒則暗。以明顯暗。以暗顯明。】

明暗是兩面，互為因緣，明沒有了，這就是黑暗，所以以明才顯出有個暗，以暗才顯出一個明。那我們想想，沒有白天哪有晚上？沒有晚上哪有白天？可見得白天跟晚上就是明暗互顯的。

【來去相因。成中道義。】

這是祖師在此地舉出這一個例子來說明。

【餘問悉皆如此。】

凡是有人來問，不管問什麼問題，你要是對答的話都可以援用這種方法，援用這一個例子。

【汝等於後傳法。】

這是大師講的，你們以後做別人的老師，傳授法門的時候。

【依此迭相教授。】

你就可以依照這個例子、依照這個方法代代的去相傳。

【勿失宗旨。】

這樣就可以不失去禪宗的『宗旨』，也不失去釋迦牟尼佛傳法的「宗旨」；換句話說，就是不失去教人開悟的宗旨。這種方法，特別是在禪宗，我們在中國禪宗語錄裡頭看得太多太多了，禪宗接引學人，這說法的方式確實不離開這一個原則。我們在語錄裡頭所見到的，可以說是與六祖的教誡，與《般若經》裡面所講的方式，真正是一個模子出來的，巧妙之極了。你看接引學人這個一問一答，實在是很巧妙，這裡面句句都是喚醒我們迷夢，處處都是在那裡解開我們的迷關。

這一段的意思，丁福保居士在《壇經》註解裡面，《箋經雜記》裡頭，有一段話說，這個地方我們沒辦法把它全部錄下來，只能夠說摘要的錄出來，給諸位做個參考。「禪家所有語言，皆是機鋒相對」，這一點很重要，「因病與藥」，使參問者捨去執著的見解，「直入中道而已」。這幾句話可以說是做「法門對示」這一章的解答。「故圭峰禪師」，這是唐朝宗密大師，他也可以說是六祖的學生，宗密禪師說，「性不易悟」，這就是講明心見性不容易。什麼緣故不容易？「多由執相」，執就是執著，相就是法相，不是執著我相，就是執著法相，所以你沒有辦法開悟，沒有辦法明心見性。「故欲顯性」，這個顯性就是見性，在念佛人來講就是一心不亂

，所謂是理一心不亂，就是一心不亂。唯一的一個辦法就是「先須破執」，首先必須要破除執著。

所謂破執著者，我們試以《金剛經》來做一個證明。經裡面說，「如來所說身相，即非身相」；又曰，「是福德，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來說福德多」；又曰，「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」；又曰，「眾生眾生者，如來說非眾生，是名眾生」；後面還有，又曰，「所言善法者，如來說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」；又曰，「凡夫者，如來說即非凡夫」。像這些句子太多太多了，不及備錄，這是我們在《金剛經》上看到的。《金剛經》大家很熟悉的一部經典，《般若經》裡面像這樣的句子那更多更多了。錄這一點點，我們在這裡就可以見到，「談般若者，隨說隨掃，以破人之執著之相也」，用意在此地。所以它不是答覆問題，這三十六對不是答覆問題，是教人開悟。

「後世之談禪者，其法皆出於般若部」，就是六祖所講的也是從般若部裡頭出來的，「所以問者曰是，則答曰非；問者曰非，則答曰是；問者曰有，則答曰無；問者曰無，則答曰有。且即毀即讚，即讚即毀，即立即破，即破即立，即言語非言語，非言語即言語。一時權宜相當，故有與甲相宜者，未必與乙相宜，隨機說法，無有定法如來可說。故六祖為志道曰，汝勿隨言解，許汝知少分」。這個意思的確是有相當的深度，我們要明瞭，這個才是真正明瞭「法門對示」裡頭所說的真實義，不至於小看了這一段的開示。同時丁福保居士他也曾經給我們說得很清楚。所以《壇經》是要給具有深厚善根的人，才能看、才能夠講。為什麼原因？最怕的是隨語生執，那個麻煩就大了。因為這類的經典是要教你隨語生解，隨語破執，如果我們不但不能夠破執，而且還增長執著，所謂是增長無明、增長邪見，那就錯了。

我記得我學佛的時候，可以說我接觸到佛經，第一本就是《六祖壇經》。是一個很偶然的機緣，在我一個朋友家裡做客，他家裡書不少，我在書架上隨手抽出一本經，就是《六祖壇經》丁福保的《箋註》。我用了三天的時間把這部書念完了，念完之後我非常的歡喜，這是我讀佛經的第一部。可是我跟老師去學習的時候，老師曾經問我，你以前看過什麼書，看過什麼佛經？我就告訴他，我看過《六祖壇經》，看過丁福保的《箋註》。老師對我是很不以為然，不是一個老師不以為然，幾個老師都不以為然。為什麼？那是我的初學，換句話說，初學是很容易，我們俗話講的「先入為主」，一開頭就是要先求破執著，這是上根利智的人才辦得到，中下根性的人都辦不到。因此古德常常講，《般若經》不是隨隨便便與初機人可以能夠說的。像這樣的意思，江味農居士好像在《金剛經講義》裡頭也曾經說過，不是隨便可以能夠開示的。

我們曉得這個意思了，諸位畢竟是善根深厚之人，曉得在一切境界裡頭，我們要捨去執著。我們這個道理真正明白之後，如果要勘驗自己的功夫，這個事情也不難。過去生中的事情我們不曉得，可是這一生當中的事情你應當記得。我們小時候的事情忘掉了，記不得了，不要緊，你這一、二年的事情大概不會忘掉！我們認真的去反省反省、去檢點檢點，我們在這二、三年當中，我們待人、我們處世，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我們的分別執著、我們的妄想是一天比一天多，還是一天比一天少？假如一天比一天多，這就是迷，那就是什麼？增長無明、增長邪見。如果是一年比一年少，一天比一天少，那你就是無明轉變為覺悟了，邪念轉變為正思惟了，染污轉變為清淨了。這是非常好的境界，證明你確實在菩薩道上，不但在菩薩道上，而且你還不斷的在精進，那就是六祖此地說的「不失宗旨」。如其不然，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一天比一天迷得深

，一天比一天執著得厲害，那我們這個修行就是盲修瞎練，我們把宗旨完全喪失掉了。這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到的。這一章我們就介紹到此地，再看最後一章。

【付囑流通第十】

這是最後一章。這一章裡面我們將經文分為八個小段，這八個小段的題目我在此地列出來，希望諸位要記住，講到的時候我會提到。第一段是說六祖大師「預知時至」，就是他要走了，他什麼時候走，他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；第二個小段是「偈示真假」，給我們說明宇宙人生一切萬法哪些是真的、哪些是假的；第三段是法海問以後傳衣傳法的事情；第四段是「開示心要」；第五段是與大眾告別，這是在曹溪與大眾分別，回到新州；第六段是講佛法的師承，就是從七佛一直說到六祖大師本人，代代的相傳；第七段是「示寂別眾」，就是大師要圓寂了，與大眾告別；第八段是「最後遺教」，有幾句話的開示，這是大師最後的，等於說是遺囑一樣，一共有八段。請看經文：

【師於太極元年壬子七月。】

這是把時間很詳實、很正確的記載下來。『太極』是唐朝睿宗的年號，『元年』是『壬子』年，在這一年當中曾經有三次改元，這也是在歷史上少見的。他在這一年的五月改元為延和，延是延平的延，和是和平的和，改元為延和。七月睿宗傳位給太子隆基，隆基就是唐明皇，唐明皇就是在這一年七月做皇帝的。他在八月的時候，他又改元，改作先天。所以說一年當中三次改元。這一年，「壬子」這一年，是公元七百一十二年，我們今年是公元一九八二年。六祖大師在這個時候是公元七百一十二年，七月，也就是正式唐明皇即位的這一個月份。

【命門人。】

『門人』是他的徒弟，是他的學生。

【往新州國恩寺建塔。仍命促工。】

這就是派他的學生到『新州』，「新州」是他的故鄉，他出生的地方。他的舊宅，就是他從前的老家，前面我們曾經讀過，在「唐朝徵詔」我們已經讀過，皇帝那時候下命令，為了報答六祖大師的恩德，將他的老家改建為『國恩寺』。所以「國恩寺」就是他的老家，在那裡『建塔』。「建塔」是什麼意思？塔是藏身、藏骨灰的地方；換句話說，他要走了，所以預先建塔。不但派人去建塔，而且『促工』，「促工」就是督促這個工程，趕快把塔建好。所以我這個小題目定的「預知時至」，大師在第二年八月圓寂的，你看看，頭一年派人回去建塔；換句話說，他這個往生在一年前就曉得了，就做預備了。

【次年夏末。】

『次年』就是公元七百一十三年，第二年『夏末』秋初的時候，他是八月間往生的，七月間的時候塔建好了。

【落成。】

就是完工了，就是建好了。

【七月一日。集徒眾曰。】

這個『七月』是次年，就是七百一十三年，也就是開元元年，就是唐明皇做皇帝的第二年。「七月一日」他就集合他的這些弟子，集合他的學生，就宣布了。前面一年前去建塔沒有宣布，一個月之前宣布了。

【吾至八月。欲離世間。】

我到八月間我就要離開這個世間了。七月一日宣布的，一個月之前，這是公開宣布，我住在這個世間還有一個月。

【汝等有疑。早須相問。】

如果你們有疑問，要趁早提出來，來問我。

【為汝破疑。】

我來給你們解答。

【令汝迷盡。】

這是大師的願望，總希望把大家的疑問統統斷盡。

【吾若去後。無人教汝。】

我走了之後，恐怕以後再沒有人來教你們了。這是大師公開說明他要離開世間了。

【法海等聞。】

這是弟子們，『法海』在弟子當中也是上首弟子，這一部《六祖壇經》就是「法海」編輯的。大家聽了之後：

【悉皆涕泣。】

大家聽了之後心裡很難過，老師要走了，真是沒有想到，一個個都悲從心來，都悲傷了，有的竟然是流眼淚。

【惟有神會。不動神情。亦無涕泣。】

裡面沒有難過樣子的只有一個人，這個人就是神會，他聽六祖大師宣布之後，如如不動，若無其事，像個平常人一樣。六祖禪師看到這個情形，就給大家說：

【師曰。神會小師。】

『小師』就是受戒還沒有滿十年，則稱之為「小師」。

【卻得善不善等。毀譽不動。哀樂不生。】

很難得，這是什麼？心地真正清淨了，得平等心了；換句話說，他證得了生無生的道理，這個生與無生在他看是一不是二，所以他能夠如如不動。這幾句話是對於神會大師的讚歎，他能夠得到這個意境，到『毀譽不動，哀樂不生』；換句話說，就是我們平常所謂八風吹不動，到這個境界了。

【餘者不得。】

其餘的你們都沒有得到這個境界。

【數年在山。竟修何道。】

這是六祖大師責備他們的話，你們在山上跟我這些年，連神會小師都不如，你們在山上這些年來修的是什麼，你們修的是什麼道？換句話說，毀譽、哀樂你們還動心。這個是讚歎神會，責備大眾。下面又說了，你們今天這個悲傷涕泣是：

【汝今悲泣。為憂阿誰。】

你為什麼人擔憂？

【若憂吾不知去處。吾自知去處。】

你們是不是擔心我不曉得去處？這實在是多餘的，我曉得自己的去處。

【吾若不知去處。終不預報於汝。】

如果我要不曉得去處，我怎麼會預先告訴你們？明說出來是一個月，一個月以前，我預先告訴大家，實際上在動作上，一年前我就派人到新州去建塔。換句話說，如果是聰明伶俐漢，你就曉得一年前就預告大家了，通知人到新州去建塔，這個就是預告大家了。這是很明白的告訴大家自己知道去處。

【汝等悲泣。蓋為不知吾去處。】

你們大家悲傷涕泣，是因為你們不曉得我的去處。

【若知吾去處。即不合悲泣。】

如果你要曉得我的去處，你就不會悲泣了，像神會一樣，「毀譽不動，哀樂不生」，你就曉得了。六祖大師究竟到哪裡去？他老人家沒說，後人也不敢妄測。可是大師在此地也透了一點消息。

【法性本無生滅去來。】

這就是給我們透消息，這個消息透得太好了，為什麼？不但祖

師如此，諸佛如來、諸菩薩眾無不如是，乃至於我們每一位同修，一切眾生，哪一個不如是？不是六祖一個人。六祖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曉得這樁事情，我們對這樁事情迷惑顛倒，不知道這樁事情。換句話說，生佛之間只是迷悟差別罷了，除了迷悟之外，從什麼地方有差別？諸佛如來『法性本無生滅去來』，我們的法性又何嘗有生滅去來？像這些道理，這些事實的真相，講席當中時時提醒。要緊的是我們要能夠從言下悟入，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。

【汝等盡坐。吾與汝等一偈。】

這個就是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用偈頌指示我們什麼叫真、什麼叫假。所以這首偈：

【名曰真假動靜偈。】

可見得這首偈子是因為大眾聽到老師要圓寂了、要入涅槃了，這個時候悲傷起來，六祖大師才說出這幾首偈頌。

【汝等誦取此偈。與吾意同。】

這個『誦』是背誦，你們好好的把這幾首偈念熟，念到能夠背誦，而且能夠說真正曉得偈頌的意思，跟我的意思就相同了。

【依此修行。不失宗旨。眾僧作禮。請師說偈。偈曰。一切無有真。不以見於真。若見於真者。是見盡非真。】

這個偈一共是有八首，這是第一首，第一首這就是說真假。『一切無有真』，是講一切萬法皆不是真實的，正是《金剛經》所說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、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『不以見於真』，這句話說是不可以把一切萬法看作真實，這個「見」是見解。『若見於真者』，假如你要把一切萬法都認為是真實的。『是見盡非真』，你這個見解就錯誤了。再看第二首：

【若能自有真。離假即心真。自心不離假。無真何處真。】

這一首從假來顯真。『若能自有真』，這是講你要是在自心，也就是自性，你要見了性，明心見性，這是真的。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到「自有」，心性是有，不是外來的。可是你要怎樣才能見到？要離假，離了假當處就是真。這首偈，我們要把這個理要給諸位說說，我們以《楞嚴經》經文來說明這個事實。《楞嚴經》裡面有一段很長的經文，「十番顯見」，說明見性是真實的。這個見性就是我們眼根的根性，叫見性，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，這是講六根根性。六根根性是真實的，不是虛妄的。說六根，那太煩了，所以在六根裡頭舉眼根當中的見性來說，佛是真費了力氣，很長的經文來給我們說明見性就是真性。因為它是不生不滅，不來不去，不動也不靜，動靜二邊統統離掉了，不垢不淨，這是常住真心，這個東西是有的。

假的是什麼？假的，諸位要是學過唯識，我們這個話就好講了。唯識裡面講識心，八識五十一心所，心心所皆有四分。八識五十一心所，心心所的體叫自證分；它的作用、相就叫做見分、相分，見分是它的作用，相分是它作用所產生的妄相，就是境界相。這個地方說明了「自有真」，就是我們自家本有之真性，以我們人身來說，我們本來就具有六根的根性，這個是真實的。可是『離假即心真』，我們現在這個真的見性上帶了一層虛妄的妄見，這個妄見是什麼？就是心心所的見分，我們帶了這一層。見性上面附帶著心心所的見分，這個見分是妄見，這個是假的不是真的。因為帶著這一層妄見，所以你看十法界依正莊嚴這些相都是虛妄的，所以佛才講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這是對這種人說的。如果你要是把心心所裡面的妄見去掉，去掉之後，那就是你見性見外面的境界了，那就完全是真的了。見性所見的是真實的，因為見性本身是真實的，所以你見到外面境界也是真實的。到這個時候應該怎麼說？凡所有相

皆是實相，就不是虛妄了。

我這樣說恐怕大家還是很難體會到，我們舉一個比喻說。譬如水，我們這個池塘裡面的水，水在極其清靜的時候，沒有風、沒有浪，這個水是平靜的，這個水起的作用就是有真見。外面景象映在水裡面，我們看水像一面鏡子一樣，對於外面照得清清楚楚，這就是真見，所見到這是實相。心心所的見是什麼？心心所的見是無明風動之見。這個水一遇到風，風一起來，這個水起了波浪了，起了波浪之後，這個水還是起作用，照外面境界相，所照的是什麼？是支離破碎，而不是一個完整的相，這個相我們就叫它做虛妄相。由此可知，迷從哪裡生的？迷是依覺而生的；妄相是從哪裡生的？這個虛妄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虛妄相是從哪裡生的？虛妄相是從實相而生的。

因此，你要問諸法實相是什麼樣子？諸法實相是一真法界裡面的體相用，那就是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講的大方廣。大是本性之體；方是本性之相，就是實相；廣就是本性的作用，不思議之德用。表現在《華嚴經》裡面，那就是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，那就是講的諸法實相，那是講的一真法界。但是我們要是把五十三參這四十卷的經文展開一看，是什麼？神話小說。你為什麼看它會變成神話小說？因為你是用心意識裡面的那個妄見你去看經，用妄識去聞法，所以你看的這個相是虛妄相，不是真實相。

如果你要是離假，這個離假就是離心意識，離心心所裡面的見分跟相分。那為什麼不離自證分？諸位要曉得，自證分就是本體，所以不需要離，自證分就是真性。所以要離的就是離心心所裡面的見相二分，這是假。「離假即心真」，你的真心就現出來了，你六根的根性這個作用就顯現出來了。我們今天六根根性，也就是真心所起的作用，從來沒有間斷過的，為什麼？因為它是不生不滅法，

它無生滅、它無來去、它無動搖。我們今天所以說是迷，就是在這個真的上面起了迷了，在自證分裡頭妄現見相二分，因此能見與所見都不實在，都變成了一個虛妄的。如果我們自心要不離假，就是你沒有能夠捨離心意識，沒有能夠離開心心所的見相兩分虛假，這『無真何處真』，能見與所見，一切萬法當中，你到哪個地方去找真實？

我們再用一個比喻來說這個意思。譬如說我們好眼睛的人，看到外面一切色相，你見到真實的，看得清清楚楚、真真實實的。如果你戴上一副藍色的眼鏡，你看外面境界相就變成藍色的了；你要是戴上一副紅色的眼鏡，你看到外面境界相都變成紅色的了。這一切境界相變成紅的、變成藍的，這就叫妄相，這叫假相。是不是外頭那個假相真的變成藍的、變成紅的？不是。你要極力的把外面那個境界，那個藍色、紅色去掉，恢復它的本來，你們諸位想，能辦得到嗎？辦不到，那叫白費力氣。為什麼？原因不在那上面，原因在你這個眼鏡的鏡片。你把這個眼鏡拿掉，統統都恢復了！這個眼鏡是什麼？這個眼鏡就是虛妄的心心所裡頭的見分。去掉這個見分，一切妄境界都沒有了，就恢復到一真法界了。所以，我們如果離開了心意識，把心心所裡頭的見分去掉，再看《華嚴經》，看五十三參，恍然大悟，原來這是一真法界，原來這是諸法實相，像經題裡面所講的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」，也就是入一真法界。

我們從這兩種比喻當中，諸位大概也勉強能夠體會到這一點的意思，說明什麼是真、什麼是假，真假不二，真假一如。你會不會？你要不會，想一想，眼前這個境界、這個色相，和我們戴上一副藍眼鏡看的這個色相，再戴上一副紅眼鏡看的色相，色相是不是一樣、是不是一個？是一個。去掉眼鏡看的色相，我們叫真相、實相；戴上眼鏡看的這個色相，我們叫妄相。真相跟妄相是不是一個相

？是一個相。一個是清淨心所看的，一個是迷惑顛倒心所看的。境界變了？沒有變。正如同我們戴上眼鏡看外面這個境界相，境界並沒有變藍，也沒有變紅，而是什麼？是你自己妄心在變藍、變紅，不是境界真變了。這就說之為真妄不二，真妄一如，所以說無妄亦無真。再看第三首。三、四首是講動靜，前面兩首講真假。

【有情即解動。無情即不動。若修不動行。同無情不動。】

這一首它最主要的意思就是破坐禪的這個妄念。因為在當時，一提到修行，看靜、坐禪是當時所通行的方法，特別是接引初機人，北宗秀大師的教學就是用這個方法。六祖此地這個意思就是破他們的禪病。為什麼？看靜不是不好，坐禪不是不好，你要是執著一定這樣才叫修行，這樣才能明心見性，那你錯了。『有情即解動』，「有情」在此地是指修學大乘佛法的這些學人，他理解、知道什麼叫動、什麼叫不動，正如前面祖師在「教授坐禪」這一章所給我們說的開示。『無情即不動』，「不動」是什麼？不動的是「無情」。石頭不動，你給它放在那個地方，一千年、一萬年它都不動。如果我們要以為坐就是禪，坐就是修行，換句話說，你什麼樣的定功你也比不了石頭。要是坐在那裡不動就成佛的話，這些一切大石頭都早就成佛了。石頭為什麼不成佛？可見得成佛不是在那裡枯坐，那個辦法不行。

但是坐，初學的人坐是什麼？是攝心。因為你這個心一天到晚向六塵攀緣，心往外面境界裡頭走，叫你坐下來，閉上眼睛，其目的是把這個妄心收回來而已，是這個意思，把妄心收回來。禪宗裡面所講的坐，這個不動是什麼？是心不動。這在前面跟諸位講過，六根涉境不起分別、不起執著，不起心、不動念，這叫做禪定，這叫做坐禪。可見得這個坐禪不是盤腿面壁那個是坐禪。一天到晚行住坐臥都叫做坐禪。六祖在黃梅，天天在那裡破柴，破柴是坐禪；

天天在舂米，舂米是坐禪；十六年在獵人隊裡面，跟著獵人在外面到處打獵，是坐禪；乃至於以後在曹溪三十七年的教學，每一天升堂說法，是坐禪。正是所謂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。所以我們要懂這個意思。因此，你要是『修不動行』，這個「不動行」就是長坐不臥的意思，盤腿面壁，你要是修這個方法。『同無情不動』，那你跟石頭、跟木頭有什麼兩樣？你不管怎麼修，你都不如石頭、不如木頭。這是說明修行錯誤的執著。下面給我們講：

【若覓真不動。】

這個『真不動』就是六根涉境心裡頭有主宰，如如不動，不為境界所轉。

【動上有不動。】

這是真不動。可見得身是動，眼見色、耳聞聲，口裡頭有言語、身體有動作，可是心不動，這是真不動。這個心不動是什麼心？真心，就是我們六根的根性，不來不去，不但說不動，連靜也沒有。你讀讀《楞嚴經》看，你就曉得，這個叫真不動，從來沒有動過。悟的時候不動，迷的時候還是不動。迷的時候叫妄動，動的是妄心，心意識才動，你六根根性何嘗動了？所以覺悟的人捨識用根，就跟諸佛菩薩一樣，六根涉境，誰用事？六根的根性用事，於一切境了了分明，這是長智慧，智慧圓滿；如如不動，是定圓滿、福圓滿，這是自受用。這就叫做住在一真法界，自己住在一真法界，自己住在常寂光淨土。

就自己一身就現凡聖同居土了。所以自受用是聖人境界，是常寂光淨土，是一真法界。我們要為眾生，他受用。他受用什麼？從自受用清淨心中，從一真法界裡頭，變現十法界，從清淨心裡面變現心意識，為他受用，這就是住在六凡法界了。你看看，就在此地一身之中現凡聖同居土，自住聖境，對他來說住的是凡夫境界，凡

聖不二，凡聖是一如。聖境裡面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別人不能得受用，這個受用只有自己得，別人得不到。要想他人得受用，必須從自己境界裡頭變現為別人的境界，跟別人一樣的境界，這個就叫做隨類化身。這一體三身，在本經裡面，就是《壇經》裡面，說得很清楚。這是我們要覺悟的，是我們要真正去修證的。所以這個真不動是這個意思。

【不動是不動。無情無佛種。】

這兩句話是責備那些誤會盤腿面壁不動才叫做不動，這是誤會。那是什麼？那是『無情無佛種』，那是石頭、是木頭，他坐在那裡不動，他是「無情」之物，他也沒「佛種」。諸位要記住，這裡是「無佛種」，不是講無佛性，因為佛性在無情的分上叫做法性，它只是無佛種，不是沒有法性。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特別把經文看清楚，不要有誤會。下面第五首偈是說明真正的不動，也就是說明真實的作用。

【能善分別相。第一義不動。但作如此見。即是真如用。】

『真如用』就是自性起作用，這是真不動。真不動裡頭，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『第一義』而不動，這是真不動。這個句子我們在前面念過，文殊菩薩讚歎維摩居士的。善能分別諸法相，這個就是覺而不迷。於第一義而不動，第一義是真如本性，它是真不動。假如說我們今天這個心也不動了、身也不動了，但是我們對於外面一切法相不能分別、不能明瞭，那你就要覺悟了，你有定沒有慧。有定沒有慧是什麼？增長無明；有慧沒有定，是增長邪見。這都是病，是禪病，也是一切修行的大病。真正修行是有定有慧，他的相是智慧增長，定力加深，定功一天比一天深，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長，這個是菩薩修行相。智慧增長就是開悟，天天有悟處，這是智慧增長。定功的增長是什麼？是不為外境所動，譬如說六根涉境，六根

對五欲六塵，不起貪心、不起瞋心，沒有貪瞋，這個就是定力。

像前面講的神會小師，聽說六祖要圓寂了，快要走了，他不動心，他有定力。別人聽到之後，又哭又流眼淚，定功不如神會。所以說不為外境所動搖，這個是定；對於外境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這是智慧。菩薩道要這樣的修法，這個就是「能善分別相」，這是智慧增長；「第一義不動」，這是定力的增深、加深。『但作如此見，即是真如用』，你看他不像無情的不動，而是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底下這三首都是講無諍。

【報諸學道人。】

這個『報』就是告訴，告訴你們這些學道的人。

【努力須用意。】

這個『用意』不是說用第六意識，這個「用意」就是用心的意思，你們要努力、你們要用心。

【莫於大乘門。卻執生死智。】

『大乘』法門是圓頓的法門，是圓滿、是頓悟，是叫你開悟的。這個法門決定不能夠執著『生死智』，這個「生死智」就是生死的見解。生死的見解就是二邊的見解，不可以有這個見解。

【若言下相應。即共論佛義。若實不相應。合掌令歡喜。】

這是無諍的本意，所謂說是一切菩薩入於大眾，總是叫一切眾生歡喜心。我們談佛法，如果投機，就是『言下相應』，我們跟人討論佛法，彼此見解相同，志同道合，『即共論佛義』，我們可以共同來討論佛法。這個就所謂是志同道合，見解一致，可以討論。如果不相應的，見解不相同的，那這時候怎麼辦？不必跟他爭。為什麼？你真正通達佛法，佛法是無諍法門，他不懂，他迷惑顛倒，你怎麼跟他講，愈講他愈迷。這個時候不講，聽他講，他講了之後，合掌，阿彌陀佛，善哉善哉。不跟他爭，不跟他辯論，為什麼

？他時候沒到，時節因緣沒到，這個事情是愈辯愈複雜，愈辯愈辯不清楚。所以大的辯別是一句話不說，『合掌令歡喜』，這個方法妙極了。

你看一般在意見不合的時候辯論，辯論到最後變成仇家，變成冤仇。變成冤仇怎麼樣？他有成見了。成見深了，到以後你沒有辦法度他。為什麼？一提到某人，他心裡恨就來了。不如怎麼樣？合掌令歡喜，一句話不說。到哪一天他自己覺悟了，「我錯了」，他還來找你，還來跟你請教，你一語可以把他點破，叫他大徹大悟。所以教學要觀機，機沒有成熟的時候，就是叫他生歡喜心，不跟他說法；機緣成熟的時候，一句話就把他點破了。這些例子我們在「參請機緣」裡面已經看得很清楚了。所以我們入眾、我們待人，意見不合的，我們就是「合掌令歡喜」。希望大家記住這個原則，不要跟人爭論。因為那個人他堅固的執著，你愈爭，他執著得愈厲害。佛法就是破人執著而已，你要是把人家的執著加深，那你已經失去了慈悲。這個是接眾的原則。末後一首偈子：

【此宗本無諍。】

狹義的說是指禪宗，廣義的說是整個佛法，佛法是『無諍』之法，佛門是「無諍」之門。

【諍即失道意。】

「一念不生，諸法無諍」，這兩句話諸位想想，有念是妄念，無念是正念，一念不生是一個妄念也沒有，一切諸法哪有爭執？如果有爭執，我們自己就錯了。六祖大師說，「諍是勝負心」，你這個勝負的心你還沒捨棄掉。有勝負之心，「與道相違背」，為什麼？「便生四相心，何由得三昧」。這四相就是人相、我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換句話說，你心裡一有勝負，這四相就起來了。有了四相，《金剛經》上說，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

即非菩薩」，不是菩薩，菩薩是什麼？是覺悟的人；換句話說，你不是覺悟的人，你就是迷惑顛倒的眾生。何由，有什麼理由，你能夠得到三昧？三昧是正定。如果在念佛上就是一心，你要有勝負之心，還要有與人爭論，你念佛怎麼會到一心不亂？《華嚴經》上有兩句話說，「有諍說生死，無諍即涅槃」。

可見得這個「諍」，大師在此地提出來，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。我們要記住，在一切順境、逆境裡頭，特別是逆境，要記住修什麼？修無諍三昧。你看我們在《金剛經》裡面，看到須菩提尊者，世尊常常讚歎須菩提，須菩提自己也說，他得的是無諍三昧，所以佛常常讚歎他，他在人中最為第一。最為第一就是無諍之人，『諍即失道意』。

【執逆諍法門。自性入生死。】

這是最後兩句。『執』是執著，『逆』是逆境，違逆自己意思。如果你要是執著，凡是違背自己意思的，不稱心、不如意的，你就起了爭執之心，就與人爭論，這是學佛修行人的大病。我們看一個人有沒有道，如果我們看社會世間人，某人有沒有道德，你就看他在逆境裡頭他有沒有爭執。如果在逆境裡面，他有爭執，有強烈的爭執，在世間法裡面，那個道德也就可想而知了；在佛法裡面，這種人沒有定慧。為什麼？小小一點境界風就把他吹動了，他就迷惑顛倒了，他對於一切諸法這個善於分別失掉了。『自性入生死』，這個「自性」就是自性變為阿賴耶識，隨著六道去輪迴了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有爭，爭一定是瞋恨，瞋恨這種煩惱與地獄相應、與三途相應。墮落在三途，大多數的業因就是發生在瞋恚上。所以佛教給我們斷煩惱，特別指出來貪瞋痴三毒煩惱。三毒煩惱如果能夠消除了，一切爭論自然不生。六祖大師在此地提出這幾句話很有道理，因為在那個時候，這種鬥爭堅固的情形已經充斥在佛門裡面了。

，這是我們在前面都看到的。

【時徒眾聞說偈已。普皆作禮。】

大家都禮拜，聽了大師八首偈頌的開示。

【並體師意。各各攝心。】

大家都能夠體會到祖師的意思，每一個人都能夠攝心，不敢散亂。

【依法修行。更不敢諍。乃知大師不久住世。】

這個時候曉得老師在世間住世大概只有一個多月了，不會太久了，彼此也不敢爭論了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這裡，這是一個小段。下面是「問傳衣法」，我們留在下一次再講。